

哀李鹿萃教授

蔣君章

看考卷引起的哀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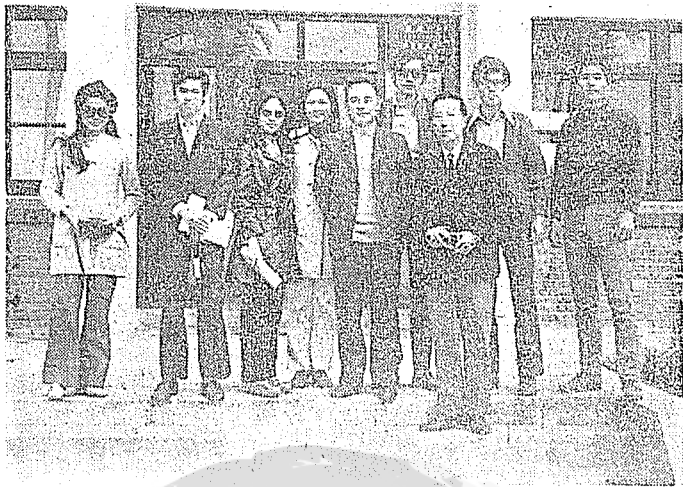
又是看考卷的機會了。薛繼助教授坐在我的旁邊。他嘆口氣說：「再也看不到李公來看卷子。」這句尋常的感慨詞，勾起了我心裏無數的漣漪和傷感。是的，以往在看卷子的時候，無論是高普考的卷子，出國留學生考卷，大專聯考的試卷，總有我們在一起。我常說：世界上最沒有興趣的工作，便是看考卷子。但是，有鹿萃在一起，看得疲乏的時候，大家天南地北的聊一陣，自古今人物、山川形勢以及軼事遺聞等，無所不聊，一陣哈哈大笑以後，疲勞驅除，又恢復工作。一次看卷子，多者一星期，少者二、三日，是我與鹿萃經常敲首的時候。臨分別時，總不免要問一句：下午來不來？或明天來不來？如果相期而有一人不至，則不免抱怨似地說：上午或昨天你怎麼沒有來？是的，約好了都要去的，如果有一人未去，悵然若有所失。他對我的暱稱是「胖子」，有時也稱「老蔣」，我則一律稱他老李。在我沒有大病之前，大家都必參加大專聯考的閱卷，地點總是在台大的體育館，從我家到閱卷場，

老李的家是必經之路。我最懶，總以三輪車代步，歸時必約原車夫來接，我們常常是同車而去，同車而回，一路說說笑笑，彷彿和大學讀書時代的年青人一樣，忘去大家都是半百以上的人了。自從我大病以後，我不再參加聯考閱卷，因此，我和老李見面的機會減少了很多。但是有一次却是例外，那年的大學夜間部聯考，由輔仁大學主辦，林棟教授是負責人，老李由於林教授的懇託，負責出題目，他一定要我勉為其難，這位小老弟央求似的說：「我出題目，沒有你看卷子，那像什麼話？」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學會客氣話，接着說：「有你在場，壯壯我的胆子，裝裝我的門面，去嗎？一定要去，每天少看一點，多看幾天。累不了你，你看不動了，我可以替你代看。」推不了他的囑託，回頭一想，可以藉此機會多和老李兄見面，鬆鬆心情，也是好的，因此我就同意了，那次的閱卷場，是在中興大學法商學院，老李因為有許多事務工作，忙着要處理，並沒有像往日那樣的閒聊的機會，這次看卷子，雖然我還能堅持到底，沒有要老李代勞；但是三天打漁，兩天晒網，真是拖得不亦樂乎！

最熱心的一個說客

有一次，沙學浚先生赴香港講學，他在台大地理系擔任政治地理學一門課，便丟了下來。大概是老李出的主意，要時任地理系主任的繼助兄來訪我，要我擔任這一門課程。我是最怕上課的，我在國立政治大學授課，立定原則，上足教育部規定的八小時，如有超鐘點的課，我概不接受介紹別人去兼課，老李就是由這種關係而到政大去兼蘇俄地理的；至於校外兼課，那就更加談不上了。所以繼助此來，是毫無結果，那是必然的事。隔了一天，繼助又來，背後跟着老李，我看到了，便有尅星到了的感覺。果然，雙方落座奉茶敬煙之後，繼助重提原議，老李接着申說理由：「這是四年級的必修課，你不去上課，這門課開不出，這班學生不得畢業，你道義上和神該負多大的責任！」我還是堅持原議，不肯同意。他們兩位，你一句，他一句，說來說去，總是這一套理由；而且坐着不走，又如索債的債主一般。迫得我無可奈何，我只好找另一藉口，我說：「我不上你們台大的課，你們的教授資格審

查會，挑別最多，要看這樣，要查那樣，我受不了那種麻煩，你們迫着我受此困窘，於心何安？」老李聽到了我似乎已經鬆了口，他拍着胸脯說：「我負責，保證一點麻煩都沒有。」就這樣，我兼了台大的課，但以兩班合併為條件，後來並且三班合併。這一兼課使我又兼了輔仁大學的地理學通論，軍法學校的國防地理。整個上午排滿了



李鹿茸（右三）教授帶領台大地理系同學在新竹海埔地實驗區實習時留影

十七小時。好在我堅守下午不上課的原則，後來再有請兼課的，我把下午有睡午覺的習慣，午覺醒來，隨便穿一件衣服，在家裏看看書，還還文債，我問請我兼課的來人，這樣做，合不合理？他們都說：很好的習慣。於是我拿出課程表，上午已無隙可以排課，這便把他們擋了回去。

有一次，有一個大家都有深切關係的學校，發生了一件可以擴大成為訴訟的問題。雙方當事人，都和我們極熟。那時候，我正大病初愈，剛剛能够離床坐坐走走，我得到了這個消息，計無可出，我只好打一個電話給他，要他去調解一下，他的答覆很乾脆，當事的一方很難說話，他不願意去。我告訴他，能够使雙方化干戈為玉帛的，只有我們兩人，你不去，難道迫着我，來冒生命的危險不成！我的口氣也相當的堅定，他聽到了，立刻改變口氣，連說：我去我去。這一場可能發生的風波，總算由此而化解。

我的心臟病第二根細血管阻塞，是在五十七年一月三日晚上，當時出氣多，進氣少，一個接不上，便是我生命的終點了。所幸救治得宜，不但未死，而且還逐漸平復，經過長期的休養，還能恢復健康，當我發病的時候，用上氧氣，已覺舒暢。時距期中考試，還有三個星期的課，而且我還欠復興書局特約稿中國地理下冊，還有最後西藏地理一節未寫。我吩咐妻，通知老李，替我把西藏一節寫完，找人代理。我在吩咐以後，便蒙頭大睡，一切不管，這些未了事，老李一力承擔，絲毫沒有要我再費心思。

所以，我和老李之間，脫略形跡的酬酢，平

時也不常見面，如有問題，都以電話解決，電話說不清楚的，才見面商量，彼此都有勉強對方三分的情誼。他比我小四歲，而竟先我而去，浮生若夢，真使我內心感到無限的悲苦！

風濕？軟骨突出？肝癌？

老李病了，我得到的消息很早，知道他患的是風濕病，腿不良於行。醫生診斷，認為是骨節之間的軟骨突出，壓到了神經，物理治療，可以痊愈。他因此住過台大醫院，作物理治療，使用拉力。繼助在公保門診中心遇到我，我問他老李病況如何？他告訴我好了，初時一天要拉五次，現在已經減到三次，醫生認為可以出院了，他還不想離院，大約不久可以回家了。我為之放下了心。在六十六年度高普考閱卷時，我又遇到了他的高足王秋原教授，和老友王洪文教授與繼助教授，又問老李病況，他們異口同聲的說快要好了，我更加放心。不料隔不了十日，他的太太打電話給我，要我替他買真的片子黃，這種藥，價錢很高，真貨難得，她很客氣地說：「只好麻煩您了。」我立刻打電話給我的醫生至好名中醫師曹成章大夫。曹大夫訝然的問我：「這是治肝癌的藥，誰需要？」我告訴是老李鹿茸教授之所需。他說：這要看看，如果服用得早，是有效的。不過台大醫院禁忌甚多，他深恐要受到阻礙。我把曹大夫的話，轉告李太太。李太太向我傾吐：鹿茸在醫院久治無效，心頭煩悶，脾氣極大，吵着要出院，她有點害怕，沒有了主意。我因此感到極度的不安，怪她何不早說？她說：你年

事已高，而且不很健康，因此儘量想方法不勞動我。我有些不能忍耐，告訴她：我很好，老友之病，需要我時，何必如此顧慮。乃向她建議：「你不要我陪同曹醫師來看看，讓他出個主意？問她信不信中醫？她說：他們都信中醫，曾經請過屢做廣告某老醫生，他診斷的結論，認為由感冒所引起，雖處方而未用其藥；也曾請教過師大專看疑難雜症的黃天憐教授，黃教授看了驗血報告，



李鹿萃教授（左二）在郵政博物館與郵政副總局長劉承漢教授（左）合影

只是搖頭，不願到台大醫院去看鹿萃。她願意聽曹大夫的意見。

於是我約好了曹大夫，到台大復健室去看鹿萃，他正好醒着，李太太也在座，略述鹿萃的病情，是腿痛腹脹，有時大便也不好。經曹大夫仔細診察以後，他認為在醫院治療已久，既未見效，應該是遷地為良，回家去，未嘗不是辦法，要病人家屬作決定，至於服片子黃，他知道這一藥片的成分，可以自己配製，費用可省四分之三。就這樣，他們決定出院回家，請曹大夫診治。我看到了鹿萃的面色與談話的中氣，覺得和平時並無不同，只是消瘦一些罷了。我問曹大夫：鹿萃的病情如何？他說：很嚴重；即服片子黃，時間已遲，效果如何？很難預言。越日出院，曹大夫即為照方配製片子黃，並為處方，目的是在減少病人的痛苦，他說一切都要看他的運氣。我記得曹大夫過去曾經說過，中醫可治癌症，是欺人之談，凡能治愈者，都非癌病；他認識一位患肝癌的病人，曾服片子黃三個月，終告不起。因此，我對鹿萃的生命，就有不祥的預感。

重病之中不忘責任

鹿萃服片子黃以後的第三天，我到他的溫州街寓所去看他，他的神色和言談，都無異狀，而且腹脹和疼痛，都已減輕。我心稍安，因此電話告曹大夫，並祝其治績。曹大夫說：「尚早尚早」，總要在一個月以後再說；他並且要我轉告李太太，最好先辦退休。我也把曹大夫的意見轉告李太太，並且建議，公保不要退，退休先辦，並

無關係。李太太同意先辦退休，連公保也同退，不料連退休都辦不及而竟去世了。我幾次看到鹿萃，總覺得他眼動不休，不得休養之道，因多方譬解，休養就是要把煩慮都除去，不要東想西想或胡思亂想，李太太說，這是他的老毛病，掛心這樣，掛心那樣，連學生的功課和行動，都在他牽掛之列。這是他負責精神，也犯了養病的大忌。

他在家裏休養，大約還不過十來天。一日清晨，李太太打電話給我：鹿萃昨夜大不好，鬧了一夜，都是囁語，而且便溺已不能控制，她心裏十分恐怖，要我送他到醫院。我立刻以電話商請三軍總醫院朱副院長，請他特別幫忙，安排一個病床。朱副院長是我長兒的同班同學，所以他立即同意注意安排，不過聲明把握不大。電話打過以後，我就趕到鹿萃家中，洪文已在，他們都勸他進三軍總醫院，他絕對不同意。我到了以後，摸摸他的脈搏，每分鐘達一百零五次，心甚危之，乃以最和婉的口吻，勸他聽我的話，住進三總。他不哼一聲，讓他的學生背下樓去，入三總的急診求治，但是舖位却無辦法。我親與朱副院長接洽，他說已經打過兩個電話，實無空位，只有一個有套房的房間，但每日須貼補一千餘元，並須向院長報告。我立即同意，但等朱副院長在院長房間出來時，管病床的打電話來，說有一四個人同住的房間，空出一個。由於我已自李太太處知道他的現款已將告罄，所以我代為作主，就住進這個四人房，我即匆匆離院，至輔大上課。此後，我又去看過他一次，親友俱在商量後事，我

摸摸他的脈搏，和他談了幾句，聲音已經輕得難於清辨，瘦得只有皮包骨了。忍不住背着他洒下幾點痛苦的眼淚。此後，我再無勇氣看他，只以電話詢問他的病況，有時候我竟連話都說不出來，真想不到這位老友竟如此淒涼的即將結束他的生命。

我在文化學院城區部上課的那個上午，他已是彌留的時間，李太太給我打電話，我不在家，家人也不相告，因此我竟不能和他見最後一面。當我知道他的噩耗，雖然心裏上已有準備，但仍不免悲從中來，痛苦不堪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我備了一副輓聯和賻儀，和妻到李府，慰問李太太。聯曰：

白下昔同窗，德風亭畔，至善堂前，誰與傾心溫舊夢，瀛涯曾共席，地學系中，陽明道上，不堪回首憶當年。

他殮葬之日，我特別向輔大告假一日，參加祭奠，瞻其遺容，等到他的靈車離殯儀館時，我纔拱手而回。我沒有送他安葬，因為那天氣溫甚低，我沒有帶大衣，陽明山氣溫更低，我怕受不了，只有淒涼地忍痛向他告別了。真的，自此，我們再也看不到他和我們共同閱卷，再也享受不到脫略形迹的談笑之樂了。

書生帶兵駕騎拜山

鹿萃是安徽嘉山縣人，他是明初開國功臣李文忠之後。文忠是明太祖姐姐的兒子，就是外甥。他自幼力大無比，十七歲時已生得壯碩如成

人，跟着他的舅父東征西剿，無役不從，無攻不克。在明太祖的帳下，徐達常遇春之下，便要算李文忠了。凡稍有歷史常識的人，都知道明太祖是最妒忌功臣的，常遇春最稱勇猛，積功至開平王，在他北征至多倫而勝利南征途中，暴病而亡。南京的常府街，就是常遇春的公館，花牌樓就是常遇春公館的大樓，榮寵至高，而殺之最速。徐達最知兵，最能用兵，也最謹慎，事太祖至敬。每逢出兵勝利還朝，甫抵下關，即將兵符奉還，積功封中山王，南京城南的大小王府街，就是徐達的公館，榮寵最高，但當徐達背生疽瘡，俗稱搭背，最忌食鵝肉，太祖即以鵝肉賜食，徐達就是食鵝肉而亡，也就等於明太祖把他毒死的。李文忠官府何職？鹿萃沒有說起，我也懶得去查明史，但是鹿萃知道他曾絕北遠征，曾達克魯倫河，故李氏傳說：「文忠北征，北斗南指。」其對明室貢獻之大，由此可知；但是文忠也是不明白的暴病而死。文忠之子景隆，當靖難之役，燕王棣的兵進圍南京，景隆啓南京城門，讓燕軍入城。他說：他們兩位是叔姪，一位是景隆的表叔，一位是景隆的表兄弟，他們為爭江山社稷而用兵，害苦百姓，不如讓他們當面談談，有情講情，有理講理，有法講法，幹什麼要打個你死我活。真是快人快語，坦白真誠。鹿萃的性格，大抵受這些祖訓的居多。他有時候很輕鬆，有時候很幽默，有時候則很嚴肅，但一歸於禮，他應該負責的，絕不推委；應該做的絕不馬虎。我常常對他有些事情過分負責，而笑他窮緊張或緊張大師。他病中猶念念於家中對他的事務和學生

的課業，他在病床上眼睛眨個不停，就是牽掛這些事情；我知道他的性格，所以竭力勸慰他，養病的時候，絕不可使精神不得休息，應該緊閉雙目，對其他事情，即使非管不可的，在養病中，也只好置之度外，自有人招呼，空擔心，有害於己而無益於人，是千萬不應該的，他當着我的面，雖然唯唯諾諾，而且也真的閉上眼睛作休息狀，但這不過片刻而已。他本有聞空不得已的習慣，朋友們相敘聊天，人多嘴雜，一時輪不到他講話，一不留心，鹿萃不見了。下次見面問他，他的答覆是忘記了一件應該做的事，不能不去料理一下，他的負責精神，大率類此。

他是就學於地理系的，中央大學地理系的前身是史地系，後來史地分系，地理部分歸入理學院地質系，合稱地學系。後來，地質與地理分系，地理獨立成系，但包括地理與氣象兩個部門，故鹿萃除習地理學外，兼習氣象學，氣象之獨立成系，那是後來的事。鹿萃之轉入軍事機關服務，就是因為他懂得氣象之故。把氣象學和軍事學相結合，在我們中國，鹿萃實開風氣之先。也就因為這一關係，他帶過學兵團，成為正式的軍官。大家不要以為鹿萃是一個眉清目秀文質彬彬的學人，他帶起兵來，也真煞有介事一個非常負責的軍事官員，而且表現得勇敢過人。他曾經和我談過一個小故事：當他帶領部隊，駐防於湘西黔東的時候，他知道這是一個幫會勢力極大的不安靖地區；他的部隊中，擁有精良的武器，為幫會中人所覬覦，咸欲得而甘心，一不謹慎，就要演出搶奪武器和抵抗搶奪的軍事衝突。鹿萃思之再三，

只有開誠布公的懇談一次的途徑。因此，他選擇銅仁附近的一個最大幫會，效黃天霸拜會寶爾敦（此人真正的名字應為寶二東，見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），不帶一兵，不攜一槍，依幫會禮拜見其領袖，人或危之，鹿萃不顧也。幫會也有幫規，凡依禮求見者，亦以禮迎之。這個幫會的領袖也姓李，相見之下，看到鹿萃是一個白面書生，嘉其勇氣，認作本家，款為上賓，相談至為款協。座中只談些相互仰慕的話，不及其他。臨行，李領袖拍拍鹿萃的肩膀，又拍拍自己的胸脯。對鹿萃說：「老弟，這一部隊，既然是你帶的，那末如有一草一木的驚動，我就是欺祖滅宗，不是李氏的子孫。因而這一場可能發生的變故，就化解於無形。他的勇氣，可謂驚人；而他的運氣，也可以說是祖上的陰德。」

解甲歸田入氣象局

他在軍中服務，直到抗日戰爭終了的第二年，即民國三十六年。其時中央氣象局的呂炯局長，需要鹿萃出任主任秘書，他因此而脫離軍職，改任文官。他會自己嘲笑自己說：這是脫了殼子的放生烏龜，我們不懂他的歇後語，他解釋道：這便是解甲歸田啊！他的風趣，大率類此。

我們在學校裏，只能說是先後同學，大概我畢業離校，他才由中大附中考入大學部，在學校中，我們沒有見過面，甚至於彼此的名字，可能也並不知道。但當他擔任中央氣象局的主任秘書時，他為了接洽公務的便利，他特別到湖南路五〇八號來看我。那時我會客的幅度很小，他要

號房遞進一張有銜的名片，我遲疑了一下，號房連忙解釋：來人口稱是你的中大同學，於是我就接見了他，真有一見如故之感。他問我：認不認識「李黎非」？我回答他：這是我史學系的老同學，他的太太是我的杭女中的學生。他說：「黎非是他的姪子。」我猛然想起黎非是嘉山明光人，和我相當熟，彼此既然是一家人，相談更為融洽，不過這稱呼就覺得為難了。好在彼此都是同學，也就談不到其他了，這是我與鹿萃第一次的見面。

我們第二次的見面是在廣州，他特別跑到新聞局的辦公室告訴我一個消息，那便是張曉峯（其昀）先生已從杭州浙江大學脫險到廣州了。我立刻同他看張先生，這大概是三十八年的五月。我要鹿萃負責好好的招呼張先生，我不久就要到台灣，恐怕以後只有在台灣見面。在這次的會晤中，我才知道鹿萃以代理氣象局長把氣象局搬到廣州，正準備往台灣搬。這真是無獨有偶。新聞

局自先總統 蔣公暫不執行職務後，沈昌煥局長即辭職隨往奉化，新派局長時昭瀛先生時任外交部常務次長，我曾親往接洽，問他何時就職？時次長風趣而憤慨地說：此事我事先毫不知情，他們想強姦我，他們不知道我是男的，他們奈何我不得。因此，我只好代表沈局長把新聞局搬到廣州，直到四月中，行政院才決定改局為處，派鮑靜安先生任處長。當我們見到張先生時，我正好辦清楚交代，候輪來台，改就台灣新生報社的總編輯。故張先生來台，首先找到我，鹿萃何時來台？我記不清楚，而且也沒有見面。後來，總裁辦公室改組，張先生出就中央宣傳部長，總裁交他一筆經費，要他作辦理文化宣傳事業之用。張先生乃成立中國新聞出版公司，鹿萃即以氣象局租定的辦公室，讓給新聞出版公司。我被指派為新聞公司的常務董事，鹿萃似乎是新聞公司的副經理。新聞公司開會甚多，我在會中常和鹿萃見面，但也甚少交談的機會。（下期續完）

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伍拾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伍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



李鹿羊教授（左三）率領科技人員在
布袋港實習時留影。

（文見一〇〇頁蔣君章「哀李鹿羊
教授」）



再興學校最初開辦時朱秀榮博士在校園內留影。



李澤浩先生（貽梅軒主）飾「虞姬」劇照（文見67頁）